

中国新实力作家精选
当代青少年必读的精品散文
张海君、总策划

图上的故乡

张锐强◎著

手指从地图上滑过，指腹轻轻抚摩那一个个熟悉不熟悉的
地名，如同抚摩一张张亲人的脸。刹那间，它们都如同
干木耳，被我湿润的眼睛发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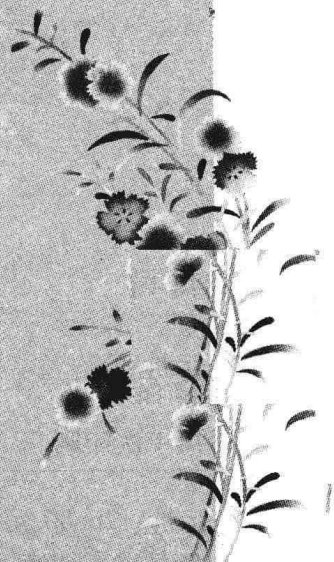
知识出版社

中国新实力作家精选
当代青少年必读的精品散文
张海君、总策划

图上的故乡

张锐强◎著

手指从地图上滑过，指腹轻轻抚摩那一个个熟悉不熟悉的
地名，如同抚摩一张张亲人的脸。刹那间，它们都如同干木耳，
被我湿润的眼睛发开。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图上的故乡/张锐强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5015 - 6286 - 2

I. ①图…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162 号

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
策划编辑 马 强
责任编辑 姚树军 范 钧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厂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5 - 6286 - 2 定价: 2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故乡,我的故乡

图上的故乡	3
春到董家河	7
乡 音	10
我的故乡在远方	14
乡间的小路	32
听 书	35
乡村的月夜	38
走同学	41
过 年	44
面 条	47
日记本	49
小巷无语	51
穷人的方式	53
站台上	55
在父亲的肩膀上	58
送行的父亲	61
蹬三轮车的哥哥	64

第二辑 一滴水里的阳光

圈养文明	71
文明的束缚	74

儿子的快乐	77
判断与交换	80
不做君子	83
眼不见为净	86

第三辑 浮世绘

河边的舞台	91
活在小城	99
方金素描	101
彩民大刘	105
股民老周	108
老付其人	112
同窗王捷	114
饭蹭子	117
小官僚	120
男人三十	122
坐 坐	124
母爱的力量	127
障 碍	129
自 尊	131

第四辑 史 记

建安狂人	135
英明的错误	140
潮州与韩愈:谁成就了谁?	147
谁害死了岳飞	156
帅才辛弃疾	160
明朝诗歌的喧嚣与炒作	166
戚继光的操守问题	171

第五辑 书房呓语

心灵的守望者	183
原罪与救赎	186
真实的缩影	188
神龙不见首尾	191
苦难的馈赠	194
人性的光辉	197
重温古罗马	200
读书的姿势	202
托木枪兵	204
谁是多斯敦	206
后 记	209

第一辑

故乡，
我的故乡



图上的故乡

故——乡。g——u——gu，x——i——ang——xiang。多么好听的名字。清脆悦耳。拆分开来，不过一个个平凡的声母韵母，但组合起来，轻轻滑过舌间与齿缝时，便顷刻间天翻地覆。武士变成文人，莽汉变成君子，妇人变成少女，老人变成顽童，爷爷变成孙子。即便对于功成名就的三齐王韩信，肯定也不止胯下之辱。更多的，只怕还是漂母的几饭之恩吧。夜深人静独对孤灯时，我经常这样潜意识地在心中默念。假装自己还是课堂上的学童，这依旧是童年时期的一种游戏。当然，不能像那时那样书声琅琅，否则会惊醒内心深处早已熟睡的往事。

然而那种无比美妙的感觉，如今已经成为渐行渐远的记忆。因为，我的故乡已经老死，如同未曾谋面的爷爷。

我是突然之间失去故乡的。缘于一个偶然的发现。我随意回回头，想看看来时的路，结果悲哀地发现，自己早已形同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没有血统，没有来历。

那是一次初夏的旅程。我兴冲冲地回到故乡时，却发现自己没带上夏衣。多年漂泊，已经磨去对故乡气候的印象。我不是归人，而是过客。随后几天，还有更多令人心痛的发现。它们表面上个个珠圆玉润顺理成章，却都带着暗刺，一不小心便会让我表面上若无其事的神经受伤。父亲已经老了，总是下意识地念叨眼睛不好使；老屋已经倾颓，后墙一角坍塌下来，站在屋里能看到后面的山；哥哥生活窘迫，依旧为全家的口粮四处奔波；妹妹除夕夜晚摔断大腿，手术费搭去了他们全年的收入；

学校模样大变，当初念书的教室准备改成图书馆，寝室已经拆除。问问老师，有些仙去，有些不知所终；曾经爱我的人看着我，神情带着成熟的冷漠背景，热情而有分寸；我曾经爱过的人下落不明，如同什么都不曾发生；那条我和某位不知道名字的女孩儿的鞋底共同将其擦亮磨光的小巷街道，如今是风驰电掣的快车道，一副全国人民都很熟悉的模样。笔直，宽阔，豪华，仿佛已经作好准备，可以随时接待永远也不会光顾的外国总统的检阅。几口池塘，过去村里每年秋季都要组织村民放尽水，担走塘泥，然后重新蓄水。一来可以给田地施肥，二来也能净化水质，这样才能有我们夏天的无数欢乐。自从包产到户，这项活动无人组织，池塘随即成为一潭死水。如今水质高度富氧化，只能勉强维持洗涤衣物的功能。

我知道自己无权指责它们的改变。那都是岁月重压造成的裂缝，都是不可逆的化学变化。如同自己眼角的皱纹，以及快要一步一个脚印的丰硕身材。有一首歌不停地在耳边发问，许多年以后，能不能接受彼此的改变？我的答案只有两个字。不能。隋朝时宇文恺起初规划建设长安，普遍采取了宽马路，后来其弊端逐渐显现，于是规划洛阳时就吸取这个教训，道路宽度普遍缩减。正是因为有了这个认识，宋朝的东京汴梁城才能慢慢形成商业街，才能有《清明上河图》中的繁盛。我无法理解，1000多年之后，我的故乡为何还效仿无数个别人的故乡，重走那样的弯路。它那么平坦光滑，我的记忆如何附着？即便有一天梦里回去，它的豪华奢侈也会将我惊醒。

当局长的同学策划的聚会一拖再拖，最终也未能实现。这结果其实挺好。不会再有更多的意外，灼痛游子渴念的眼睛。

于是不再怀念故乡。我得适应石头缝里蹦出来的野孩子的生活。我要运动疗伤，自舔伤口，炼就百毒莫侵的金刚不坏之身，达到铁石心肠的段位。这个努力一直很成功，直到那天看到一幅发黄的地图。

那是修订版乡志中间的插图。儿子在客厅看动画片，声音很大而我却浑然不觉，只在旁边翻看乡志，如同翻看自己的旧照片。干涸的心灵变得湿润，河水慢慢涌到眼底。我惭愧地发现，自己对故乡的了解远远不如他乡。平昌，这个颇有意味的地名，在我离开故乡多年之后，竟然比那时更近，而且近很多很多。那时的同桌，更兼好友与对手，经常对我提起这个地名。他表妹在那里读书。我嫉妒他能用倒扑杀我一大块棋，嫉妒他回答物理问题比我更敏捷，更嫉妒他有个经常通信的表妹。那些信我基本上都看过。但尽管如此，当他决定转学去那里时，我还是感觉不舍。当然，不舍背后还有对他们在那里会师的嫉妒。我嫉妒他，但更喜欢他。有实力的正派对手总是令人尊敬，令人怀念。那时我想，平昌，多远啊。果然，从那以后便再没见过他，遑论其神秘的表妹。他好吗？他们有结果吗？这些问题，都被遥远的距离阻隔。但是今天才知道，它并不遥远，和我曾经的故乡董家河，过去现在都在同一个县，在地图上不过一指之隔，眼神只稍稍一挪，便能走到那里。过去我不了解它们，也根本不想了解。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时的它们，早已被学子的雄心壮志抛弃在脑后。可是如今又如何呢？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

手指从地图上滑过，指腹轻轻抚摩那一个个熟悉又不熟悉的地名，如同抚摩一张张亲人的脸。刹那间，它们都如同干木耳，被我湿润的眼睛发开。山高起来，河流起来，树木郁郁葱葱，一切都有了生命力，我重新找到了出发点的坐标。所以那个发现更加让我耿耿于怀。乡志上有考出去的考生名单，上面却找不到我的痕迹。我1985年考走，那上边只收录到1986年。和我一同出去的同学，在另外一处榜上有名，董家河籍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名单。毫无疑问，那里也没有我的位置。

我从哪里来？在那个叫睡仙桥的小山村，在爷爷坟前的那间老屋里，真的曾经生活过一个叫张锐强的学子吗？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

悲凉如同大别山深秋夜晚的寒意，一点一点地浸入心底。那是一种从不暴烈但却无所不在的感觉，雾气一般将我包围。我之所以如此小肚鸡肠地计较，并非对当初在考场上取得的虚拟成功念念不忘，或者梦想衣锦荣归——我早已不敢存那样虚妄的幻想。我只希望在生我养我的地方，留下一点点自我的痕迹。等我百年之后魂归故土时，可以像狗利用树脚下的尿味找到回家的路那样，轻而易举地顺着那些痕迹，找到那个在夕阳下散发着淡淡清香味的熟悉的干草垛，蹲着靠在旁边，面对炊烟和刚刚收割过的田野，尽情地独自哭泣。薄暮中的微风将哭声卷到天空，再落下来，混入吆喝牛群与呼唤孩子的合唱。没有人会发觉，一个少年的伤心故事。

真的，我只是害怕自己的灵魂有一天会在故乡迷路。

春到董家河

“春江水暖鸭先知”，这说的是江河里的生灵，对于人来说，春天最先还是在大家的手上出现的。假如哪一天你发现自己握自行车把的手不再需要手套，这就是春天到来的宣言书。不过这只是在钢筋水泥的都市里，喧嚣浮躁的都市气氛是令春姑娘皱眉头的，她总是在不得不去的最后关头，才会不情愿地出现在城市的一角，而此刻乡村早已春光烂漫。那句古诗是怎么说的来着？“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10多年前，我在一个叫董家河的小镇上念书，那是乡政府的驻地。在那少不更事的岁月里，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春天的到来，只是忽然有一天，同学们晚饭后都想上山了，这才发觉季节的变迁。天气一天天暖起来，白天一天天长起来，窗外一天天多彩起来，这都使得晚饭和晚自习之间漫长的时间越发难以禁锢我们的行动。本来就是一帮淘气的小猴子，虽然有了中学生的名分，本性还是难移。

晚饭是简单的，只能勉强吃个半饱；洗好碗筷大家就三五成群地往外走。教室里当然还有人在坚守，那多数都是比较用功的女生，男生很少有这样的定力，即便是素来喜欢念书的我，也是要带着课本出去的。老家正好在大别山区，学校四周都是山。我喜欢到供销社后面的小山梁上去，那里有一处坡地，开满了油菜花。

我要穿过整条镇街才能到达那里。脚下是不甚平坦的青石板路，两旁是林立的店铺。房子和路一样，也是古旧的，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青砖已成顽固的黑色，正好对应“青”字的本意。白天赶集的人早已散

去，商家开始往里收拾东西，大家各忙各的活路，没有人注意到那个鹑衣百结的乡村少年。虽然并没有被他们接纳，我心情依然很好，因为这让我知道除了家之外还有一个美好的去处叫董家河，对未来朦胧的幻想因而有了确实的寄托。春风吹开红花吹绿野草，也吹生了少年模糊的梦想。我在街上左顾右盼，好像自己已经告别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难生活，成为镇街上的一员。

爬上山梁，鼻梁上沁出了细密的汗珠，正好有和风拂面而来，是那种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刚刚够吹去身上短暂燥热的当量，很能让人神清气爽的。学校在远远脚下，青石板路面的街道呈弓状向前面排开去，这种全新的角度给了我全新的感觉。近处是一片油菜，油菜花烂漫地开着，老远就能闻到那种浓烈的香气，金黄的颜色在绿色的背景之下显得格外打眼。找一处草地，将课本摊在腿上，却不看，想着心事。说是想心事，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甚至根本没有一条能够连成逻辑的思路，只是课本上的字没有读进眼睛而已。

就在那时我再度听到了《风雨兼程》。供销社里有台旧留声机，经常放点唱片。那时我还没有学过“兼程”这个词，它的意思是后来查字典才知道的。旋律有些令我伤感，但这并不是因为离家住校的原因。我虽然多少有些想家，但更想到遥远的地方去闯荡。那些许的伤感，只是旋律动人的一个必然效果罢了，正如美酒必然醉人；它那美丽的送别意境更加令我神往，我不禁将自己想象成为其中的主人公，打点好行装正要上路。那时我不仅知道董家河，还知道有个地方叫县城，那是比董家河还要好的地方。虽然并没有参加高考上大学的概念，但却模模糊糊地知道念好书可以走出家乡的山沟，因此这首《风雨兼程》就像是专门为我唱的一样。它让我伤感，更让我振奋。

留声机停了，天色暗了，我这才感觉到屁股下面的凉意。我知道青草的汁液沾湿了裤子，于是站起身来拍拍屁股下山。

时间像条航船，已经驶出 20 年，但其情景却如同昨日一般清晰。《风雨兼程》现在大家早已不大唱了吧，但我却时时能够感觉到它那熟悉的旋律依然在耳边回荡。那时的春天，就这样为少年人生旅途的航船徐徐吹开白色的帆。

乡 音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语种的辞典中，乡音总个是令人心动的洋溢着些许温暖的感伤的词汇，但它所揭示的却是一种分离的状态。只有在游子跟前，它才会不动声色地跳出枯燥干瘪的辞典的发黄书页，将鲜活生动的复杂况味一一展现出来。正如真正对青春这个词汇敏感的人群，更多的情况下只能是身材已经发胖的中年人，或者痛感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白发老者，而不大可能是少男少女那样。

现在在多数人心目中河南恐怕都不是个令人神往的地域，这不奇怪，因为即便是我，一听到这两个字也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干枯贫瘠、容易扬起漫天灰尘的土地，而且河南话的确怎么听也都不会有洋气的成分。不过故乡信阳虽然属于河南，但信阳话更接近湖北话，比如襄樊一带的口音，因为信阳在淮河以南，而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是秦岭与淮河。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信阳就属于楚国，应该在楚文化圈内。那时信阳市是中国的都城，而东边下属的息县则属于息国，后来这两个诸侯国都被楚国吞并，现在信阳市内还有个地方叫楚王城。《左传》记载，息国被楚国灭掉以后，国主夫人被楚王掳为妾，生了两个儿子，但总不与楚王说话。问及原因，她说一个女人嫁了两个丈夫，只差一死，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后来清人邓汉仪作《息夫人庙》大发感慨：“千古艰难惟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红楼

梦》最后一回中，续作者又引用这两句诗来感叹袭人嫁给蒋玉菡而未能为宝玉守身一事。

如此啰嗦只想表达一个信阳话并不太土的观点，话题扯得的确有点儿远。其实即便土得掉渣又如何呢？乡音总是甜美亲切的。不过12年前离开故乡时，我心里可不这么想。那时正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龄，高考志愿书上从重点大学到普通中专没有一个河南的学校，我铁了心要走出去。到了学校，我发现农门虽然已经跳出、天之骄子的帽子也在大锅饭中自然而然地混到了手，但泥腿子的出身却是一笔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抹去的“不光彩”的历史，回答别人一个问题至少要重复三遍的尴尬对自己虚荣与自卑的伤疤而言，又是血淋淋的重复揭露。为了尽量藏起那段尾巴，我开始学习普通话。尽管刚开始连自己听起来都觉得恶心，但我还是挺过了那段时期。不到半年，我的口音就轻松地混淆了地域概念，同学们都夸我的普通话标准，这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

风筝飞得再高，也总有一根看不大见的细线联系在地上。随着时间的推移，故乡和乡音因为不可再得而逐渐显得尊贵亲切起来。那次我到邮局寄稿子，忽然听到了熟悉的乡音，心说肯定是老乡，一问果然不错，也是当兵留下来的。再往细一论，居然还是远亲，他父亲是家母的远房舅父。话说到这个程度，彼此自然要留下地址电话，约定以后找机会聚聚。不几日就接到电话，老乡请我到他家吃饭。我心里开始有些犹豫，毕竟以前素不相识，亲热一时可以，但温度能持续多久未免令人怀疑——我一直是个煞风景的现实主义者。后来那种语言环境的确有些不容推脱的意思，于是也就犹豫着答应了。

果不其然，多年浓缩起来的热情在邮局已经基本上挥发一空，剩余